



简陋的教室和老师寝室

“存死的心 走活的路”

抗战时期宁波中学内迁纪事(下)

(上接 07 版)

艰难时刻



没有谁的路是一帆风顺的，离开了学校，这些学生的命运继续随着时代的洪流飘泊起伏。

从宁中毕业 20 多年后，同样当了老师的吕季芳，被自己的学生关进了牛棚。

那是 1967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，她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抛在铺板上。从昏迷中醒来，感觉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被撕开，生命正在一点点枯竭。

她想到了离家时对孩子的约定：绝不轻易放弃，但如果我死了，必然在某处留下遗言。

现在，是该做履约的准备了。这一生最伤心的，是被那些苦心教育过的孩子如此对待，师生间何至于此？

她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，恍惚中，又回到了崇山峻岭间的学校，是那一次撤退，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她和同学们手拉手，一路披荆斩棘艰难前行。耳边传来了吕漠野老师写的歌：

“不怕那岩石光光手没处攀，不怕那荆棘丛丛山腰里拦，要爬得高，才能望得远。用劲、用劲，爬人生的荒山比这还要千万倍难……”

那些遥远的时光，一点一滴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她还想到了那首《吃饭歌》，年少时印象深刻反复念叨的都是那些菜名“红烧肉、煨猪肝、白斩鸡、炒什件”，如今让她热泪盈眶的却是最后几句：“谁都说‘天下无如吃饭难’，更难的是做一世的人，不辜负那一世的饭！”她轻轻地哼着，心里一起一落。

终于，一个声音冒出来——“我不能死，我要活着穿越这丛丛荆棘，我要活着爬上这人生的荒山，我要活下去、堂堂正正活下去！”多年后，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“每到最艰难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唱起这首歌，终于

等到了平反”。

有过类似经历的校友有很多，胡祖源在解放后从上海前往新疆支边，曾被划为“右派”劳动改造。他说，他也是靠着中学时代锻炼出的坚韧品格和那些激动人心的校歌，捱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

落实政策后，胡祖源在新疆科学院工作，成为一位经济学家。

1993年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他回到了阔别 40 多年的故乡宁波养老。漫步奉化江畔，他又一次想到了 18 岁那年的中考题：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

那道题，他和他的同学们，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回答。

终于，历尽坎坷和磨难后，绝大多数人迎来了圆满的大结局。只是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曾被他们当作精神支柱的赵校长，在 1955 年春夏之交，将最宝贵的生命付诸一潭碧水。

最后的温情



赵仲苏人生的最后 6 年，让人唏嘘。1954 年，他在老家巍山中学东边的池塘里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据赵宇湘回忆，1949 年 5 月，宁波解放，宁波中学被接管，赵仲苏回到了老家东阳巍山，当时的打算是招收失学青少年重新办学，把更多的孩子送出大山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他回乡办学的心愿没有实现，于是进入当地的北麓中学做一个普通的英语老师。1951 年，经过浙江干校学习后的赵仲苏被分配去东阳二中教学。当年的名校长，重新做回了普普通通的教书匠。

第二年暑假，全省中学教师参加思想改造，赵仲苏和刚回慈城教书的女儿赵慧媛都在杭州天竺山学习，两人相距不到 1 公里。

有一次，赵慧媛抱着不到 1 周岁的长女小满去看父亲，赵仲苏小心翼翼地从小满手中接过粉嘟嘟的外孙女，眼角眉梢都是爱意。孩子伶俐，伸手从外公上衣口袋里抓出两张钱，赵仲苏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给你，都给你！”

孩子却不领情，一泡尿撒在外公身上，赵仲苏手忙脚乱地去擦，却舍不得放下娃。赵慧媛从父亲脸上，看到了她从小难得一见的温柔。

“小满最幸运了，她是你们几个中唯一一见到过外公的。”多年后，赵慧媛反反复复地给几个孩子讲那天的场景。她说，她知道那段日子父亲也很不如意，但是，“那是他最后的快乐时光。”

3 年后，赵仲苏在老家巍山中学东边的池塘里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没有人能说出他轻生的具体原因，这位在江南烟雨中走出来的书生，在战乱动荡中都不曾屈服的勇士，在炮火中激励无数学子艰难前行的教育家，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前到底在想什么，连最亲近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得而知。所有难以言表的心事，都和他一起，沉在了幽深的塘底。

“敬爱的赵校长，您一生的信条，‘存死的心，走活的路’，每个受您熏陶的学生，都曾经奉为圭臬，作为日后立身处世的支柱，为何您自己，却选择相反的路？”得知恩师过世的噩耗，远在台湾的柴毓珩含泪写道。

劫后重生



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，因为父亲轻生而受牵连的赵慧媛终于摘掉了一顶顶“帽子”，开始为父亲的清白而奔走。

1988 年夏天，包括楼思仁、柴毓珩在内的 14 名校友联名起草了为校长鸣冤昭雪的《陈情书》，最终促成了赵仲苏的平反。

如今，四次迁校的地方，已经成为宁波中学的教育基地。赵慧媛节俭一生，去世之前几乎将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自己度过青葱岁月的

地方。而这些老校友，偶尔也会相约来看看。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就在这片山峦之间，正在建成新的房屋、村庄和学校，公路修到村口，已经很难再看到战争的痕迹。生活也是这样，经历了磨难和艰辛，又一次生根发芽，生生不息。

“楼伯伯，谢谢你。”刘晓全知道，母亲赵慧媛在世的时候，还惦记着他被外公开除的事。这位楼伯伯不但从来没有怨过，和大陆恢复联系后，还努力促成了校长的平反，并且一直照顾他的妻女。

“应该的！”楼思仁说，“赵校长在我心里，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人。”